

第六章 點卯太常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堂中一下子安靜了下來，許久二人都沒有說話，葉大掌櫃心頭無比震驚，內庫？那裏有他當年親手打理的...一切一切，那是小姐留下的東西，已經有多少年沒有接近過了？但是，朝廷怎麼可能允許自己這人，再重新接近那些產業。

似乎猜到他在想什麼，範閑微笑說道：“召你們入京的旨意我調來看過，隻是不準你們入股經商，但誰也沒有說過，不允許你們再重新接手葉家。”

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，對於慶餘掌的這些掌櫃們來說，替各王府達官們打理府中產業，遠程遙控各地銅礦鹽場，根本不足以發揮他們的真實水準。而且內庫...在慶餘堂掌櫃們的心中，那本來就應該是自己打理的產業！就看那個長公主這些年，就將小姐留下的家產折騰成什麼樣了！每當想到此處，這些專業的“職業經理人”便是恨得牙齒癢癢的。

範公子發出這個邀請，這就代表了範府的意見，而範府是與陛下有特殊關係的一處府第，莫非...陛下終於想通了？

範閑站起身來，微笑說道：“這隻是一個建議，時間還有很久，大掌櫃可以慢慢考慮。”

話已說完，再無多事，等範若若毫無滋味地逛了一圈回來之後，範府一行人便告辭了。葉大掌櫃恭恭敬敬地送出門外，看著他們上了馬車，這才抹了抹額上的冷汗。

範閑忽然從馬車上探出頭來，漂亮的臉上陽光燦爛，高聲喊道：“大掌櫃，若你真的想通了，記得喊人來府上說一聲，我帶二弟提臘肉來拜先生。”

葉大掌櫃聽他發喊，以為範大公子要在眾人麵都說起打理那個燙手產業的事情，唬了一大跳，待聽著是那件事情後。才安下心來。知道對方是提醒自己，如果願意接受對方條件的話。就得順帶著去當範二公子的老師。隻是葉大掌櫃有些不明白，為什麼拜師要提臘肉，微一皺眉，又覺著似乎很多年都好像是九葉還是二十三葉曾經提過臘肉的...當時九弟、二十三弟提臘肉是做什麼來著？他拍著額頭回了慶餘堂，有些悲哀於自己的記憶力確實變差了。

回府的馬車上範閑也有些累，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陰謀的人，隻是為了自己，為了範家，為了許許多多的人，他必須做些什麼事情。在他的計劃之中，原來葉家的產業將來總得慢慢讓老二接過去。畢竟自己在經商方麵的天份，似乎不如那小子。至於其它的...再慢慢看吧。

直到此時，他才明白了費介老師在澹州時和自己說的話。

“你家的事情，要比你所想像的遠遠複雜許多。這裏麵涉及到的，不僅僅是你一人之存亡，更可能牽涉到更多的人命，所以你一定要謹慎。在你長大之前的這些年裏，你要學會保護自己，這樣將來才更有保護別人的實力。”

“將來...要保護誰呢？”範閑有些疑惑。

費介笑著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：“比如說像我這種和你已經脫離不了關係的人。”

所以範閑必須做些什麼，才能保護...比如像若若、婉兒、範家這些已經和自己脫離不了關係的人，同時也想讓慶餘堂的這些老媽舊屬，能過得開心一些。當然，此時的他，依然不認為費介老師或者陳萍萍那種老怪物，也有需要自己的保護的那一天

範大公子到訪慶餘堂，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至少對於慶餘堂這一大堆姓葉的人來說。經商終究是末道，雖然這些掌櫃們為王府官家不知道掙了多少銀子，但依然還是上不了台麵，所以極少有有身份的人會親自拜會慶餘堂，而在後園密室的會議上，當葉大掌櫃說出範公子今日來意後，坐在圓桌子旁邊的幾個人更是大驚失色，有的人開始回想當年榮光，有的人卻是麵色慘白想著宮裏的狠辣。

“不用多想，範公子既然敢提出這條建議，那他將來一定會想辦法將宮裏說動。”葉大掌櫃看著其餘的幾個理事，皺眉說道：“就看大家的想法，我們一共五個理事，按老規矩，人手一票，我兩票，隻不過老六如今在和範府做生意，

所以請他過來提供一些意見。”

其餘的幾位掌櫃將目光投向澹泊書局的七葉掌櫃，他低頭想了想，然後說道：“範大公子與二公子感情比我們想像的要好許多，而且範公子此人看似淡泊，但實際上心氣極高，大家也知道他如今在京中名聲大震，我看他日常行事，竟似是沒有將司南伯的家產放進眼中一般，而且日常交往人物也都是靖王世子這種厲害角色。”

葉大掌櫃點點頭：“事情還早，但是我們要早做準備。”

有理事提出反對意見：“何必冒險？大家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，這些年過的也算順心。”

“也不算冒險吧，畢竟這麼多年都過去了，想來宮裏應該對我們放心了才對，再說我們又不出京，身家性命都被朝廷捏著。”另一人搖頭說道：“我們隻是些商人，又不可能造反，哪有這麼多害怕的。唉，我還真想重新接手那些事兒，想著就興奮，好多年沒有吹過玻璃壺了...當年我可是你們當中吹的最好的一個。”

這句話似乎牽動了大家的美好回憶，齊聲哈哈笑了起來，有人笑罵道：“小姐當年就說你是個大吹吹兒。”

那人窘道：“我又不是你，當年就喜歡泡在肥皂廠裏麵吹泡泡。”

葉大微微一笑，舉手製止了這些老不修的喧嘩，說道：“還有什麼意見沒有？”

第一個提出反對意見的理事停住了笑聲，冷靜說道：“首先要確認是宮裏允許了，這事兒我們才能做，雖然都想重新回到咱們當年起家的地方，但安全依然是第一要素，小姐當年說過，隻要人活著。什麼都好。”

葉大皺眉道：“範府當年與我們葉家關係極好。這些年來，監察院和司南伯一向對我們還挺照顧。想來司南伯應該不會誑我們。”

那理事寒聲說道：“不要忘了，當年李家與我們葉家的關係不也是極好，最後我們不依然是被他們誑了。”

李乃國姓，李家自然就是皇家，一說到這個，慶餘堂後園的密室裏頓時安靜了下來，圓桌旁的幾個人臉上都現出了很不安的神色

召集葉家舊人，本來就是件極冒險的事情，所以範閑也隻是打個前站罷了，而且用給範思轍請老師來當幌子。想來也沒有太多人會注意到這件事情。畢竟當他真正接手內庫的時候，已經不知道是多久之後。

在接手之前，他必須先證明自己有這種能力。在證明能力之前。輒要先符合陛下的定義。

陛下對於接受內庫人員的定義很簡單，誰娶了林婉兒，誰就得內庫。雖然不知道皇帝舅舅為什麼這麼疼愛自己的未婚妻，便範閑既然選擇接受這門婚事，自然也就選擇了接受這個挑戰。

在大婚之前，他首先要麵臨的是另一種挑戰。

太常寺協律郎向來是個虛職，類似於某世的名譽稱號，用來給那些將來的駙馬們一個比較文雅些的官職。隻是個八品小官，卻足夠清貴，最初慶國的規矩是封同文館六品詞臣，但後來發現很多駙馬們連首詩都背不下來，隻好作罷，把規矩改成了封協律郎。協律郎在前朝名為協律校尉，掌管宗廟音律，皇家總以為駙馬們不會做詩，哼幾個曲子也算就景，所以就這樣定了下來。

雖是虛職，但依然還是要去太常寺報道的。所以這天大清早，範閑就愁苦著臉，坐著家裏的馬車趕往了太常寺，在寺門口，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已經來迎著了，這個排場讓範閑受寵若驚，趕緊下去親熱問好，和太常寺同仁們寒暄一番，才進了衙門，坐在小間房裏，聽著少卿大人講解釋自己應該做些什麼。

這位少卿大人乃是宰相一手提拔起來的人物，所以對範閑如此熱情，也就很好解釋。隻是少卿大人，以及朝中許多官員，直到今日還是沒有想明白宰相的私生女嫁與範家的私生子，為什麼一應規矩卻都是按宮裏規矩在辦。

陛下也許是太過寵信林家和範家，但在很多臣子眼中，陛下實在是太胡鬧了，而知道林家小姐真正身份的人，卻是打死都不肯說什麼的。

範閑本以為自己是音癡，不免要出些洋相，哪裏知道隻是枯坐了一個上午，灌了一肚子溫茶，發現同事們也大都如此，隻是手上捧著宮裏出的一兩一份的報紙在看。茶喝多了肚子有些脹，他歎息一聲，學著別人也拿了一份報紙，然後進了茅廁。

報紙上依然是花邊新聞，隻是陳萍萍已經回京，宮中編撰們再也不敢胡謔什麼院長的初戀故事。提著褲子從茅廁

出來，下意識裏將報紙塞進內衣深處後，他才醒過神來一陣失笑，這還是年前在澹州養成的竊報習慣，自己存的那些銀子，全靠這種手段搜刮而來。

正要回去繼續喝茶，忽聽得房內爆出一陣狂喜驚呼：“勝了！勝了！天佑大慶！”

範閑心中一凜、知道朝廷與北齊間的角力，終究還是以朝廷的勝利而告終，在這場傀儡諸侯國之間的小型戰爭之後，隻怕北邊又會有些土地被劃入慶國的勢力範圍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